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五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吳璜

詩瀋卷五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邶

柏舟

柏舟不類于凡舟之之水而無所用則亦泛其流耳以興賢者之在人國置而弗用則憂讒畏禍不得不隨波以逐流也然而豈敢置君國于膜外哉耿耿不寐實有

切已之隱憂焉雖有旨酒不得以敖以遊而譏言且日進矣

鑒所以茹物而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兄弟我所據而我有兄弟不可以據溥言往愬適以逢彼之怒我真惘惘矣哉兄弟揞小人怒則羣起而攻之三章遂言受譏之故

夫我心雖匪鑒也然而匪石也不可轉也匪席也不可卷也我之威儀棣棣猶是中規中矩不可選以隨人豈

因彼一怒而改其常度乎
唯其如是而我之憂滋甚矣既獨立而無偶自取愠于
羣小覯閔多而受侮不少未嘗不寤辟之有摽也憂心
悄悄非但畏讒正以憂國寤辟有摽非思改節正以憂
公
我無所訴訴之于日月日居月諸胡不長明而迭微則
有時固不可控愬矣煩冤鬱結如彼不浣之衣積垢在
身不可湔滌而一新也安能假羽翼以奮飛使得一至

君所而申雪之乎

綠衣

綠衣也而忽黄其裏則將黄其衣矣黄其衣則將黄其裳矣心雖憂而無益曷若已且亡哉一章　二綠兮絲兮是女所手治而甚明兮同是絲也而治之為綠治之為黄我思古人正名定分蓋使之各相安而無相訧兮三章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過時而成棄捐古之人未嘗有之今則然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以刺莊公者何其婉也

燕燕

石碏之諫州吁也以陳為援戴嬀之歸陳不無力矣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其平日之勉戴嬀而欲甘心于州吁者殆非一日故稱其秉心之塞淵而遠送于野其執手丁寧豈直為婦女態哉詩之可以補史也如是

日月

此與下終風皆追念莊公悲其言之不聽也蓋嘗對日月以矢誠望古處以規正不謂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

邦國胡能有定乎當其時寧不可惠然顧我耶

三章言德音又曰無良者言彼之所稱為德音實皆無良之言也指嬖妾而言之

末章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言父母畜我之深恩初不料我之有今日也苟其有知應念其畜我之不卒矣報我不述言莊公所報之言不堪盡述于人

終風

借終風之暴比莊公之喜怒無常笑而謔浪且傲匪笑

而實怒矣中心焉得而不悼乎

終日之風未有不霾者也則雖惠然肯來而忍見其霾哉莫往莫來言其往來無定是以悠悠之思與日俱長也

霾則曀曀則陰且雷昏戾忞睢無所不至也願言則嚏氣曀則生歕嚏也

擊鼓

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于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

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以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丘使漕既城不城楚丘矣諸家皆以為疑同年友姜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能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宫室即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先城漕而復城

楚丘為遷都計也何疑為州吁之詩

首章言其殘民以逞或城漕或伐鄭踊躍無前之狀二章猶望其歸三章恐其不復能歸也彼將于是為居于是為處阻兵而安忍則將爰喪其馬為敵人之所騎矣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敵人之馬充斥于林中而身命其可保乎下章遂以長訣其室家

凱風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既已改嫁則義與父絕

非小過矣盖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責欲嫁而中止故曰小過也詩無母嫁之意甚明

凱風自南棘心吹而夭夭可以人而不如棘乎母氏劬勞凱風之吹棘也

凱風之吹棘俄而成薪矣我母氏之聖善撫我七人竟無一之為令人何以為人子哉

寒泉之在浚者一而汲之甚衆猶母唯一身而待育者七焉母氏其勞苦矣敢不思而自奮乎

黄鳥之好音猶能悦人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誠鳥之不若也自責自恨真孝子之言

雄雉

春秋隠四年衛宣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十年與宋入鄭伐戴戹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與齊鄭謀會魯桓求好于桃丘弗遇卒來戰于郎前後反覆貪求忮害莫此為甚詩殆作于此時

詩人托為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搆兵而勞民前三章

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
構怨動輒得怨以致𣏌杌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
責之百爾之君子
雄雉取其善鬬故以起興為國事阻而曰自貽者以勇
敢而選從軍不啻夫人之自召也指其夫實以指其君
首章已露本旨矣

匏有苦葉

此詩二章言雉鳴求牡三章言雝雝鳴鴈非刺淫而何

但序指宣姜詩中不見此意豈諱而不敢斥言哉
匏之成也可佩而濟而尚有苦葉則不可以佩也濟之
盈也畏其溺人而有瀰其盈則不可以涉也今乃徒步
以往涉雖深則以厲淺則以揭尚其慎之哉
有瀰濟盈水方盛而以為曾不濡軌則將徒涉以往矣
有鷕雉鳴音相感而若求其牡則將騫飛以赴矣求其
牡者求為牝牡之苟合云爾
嗟此配偶之大事而可若是之茍且乎請言昏姻之禮

納采必用鴈請期必旭旦皆在河氷未泮之時士如歸妻未有不以禮者也

若我之濟也豈敢輕身以往哉濟有深涉必方舟而後濟焉招招舟子人滿舟盈人雖渡而我尚否焉願俟我友以共濟彼徒涉者曷不猛省哉

谷風

衛有棄糟糠而戀新昏者詩人述棄婦之言而深惡之言葑菲上下可食毋取其莖而遺其根夫婦始終與齊

毋好于初而背于終況德音不可以違尤當黽勉同心及爾同死乎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言無望其送之遠也但薄送于門畿猶見故夫之意而竟忍相决絕也蓋有洸有潰之狀棄之唯恐不速情狀如繪

涇本清而渭濁之言其始非無知令乃戀新昏而瞀亂也逝梁發笱言去後不顧私蔵遑恤我後并其子女而莫之恤矣

就淺就深者相時之勤何有何無者安貧之苦匍匐救喪者相夫之任䘏也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其諫之逆耳也德者婦德即首章之德音也育養也昔恐其養生之鞠窮以及顛覆故言無不入今則比予于毒而棄之矣

旨蓄所以禦冬而爾之畜我但以禦窮獨不念昔者予之來塈乎通篇怨而不怒哀絃掉尾餘音如訴當想其立言之忠厚

式微

左傳荀林父畧狄土立黎侯在衛穆公時方其失國晉方主盟中夏乃不望救於晉而望之衛者流寓在衛急不暇擇也或謂宣公時無可考

式微胡不歸舊說國雖微而未滅尚有可歸之地愚意式微正指衛也衛之式微如此我胡不歸而留此哉國破家亾歸將焉往傷之至也下二句乃以望衛君而深責之

旄丘

狐裘蒙戎與下瑣兮尾兮相應若曰昔之來也猶衣狐裘之蒙戎今則裘敝而瑣尾為流離之子矣黎在上黨壺關縣本處衛西其來奔衛則東故曰匪車不東言昔尚有車而今且徒步也叔伯同姓之稱非以方伯稱衛亦非呼其臣

簡兮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之覩我甚明故賞我而錫以公

庭之爵然雖賞我而不我用是仍以伶人畜我耳此非賢者之自作也如曰自作則似東方曼倩之自嘲寧得為賢乎有力如虎禦亂之才執轡如組治民之能美人而曰西方之人謂西周之盛賢才之得時而駕者非以美人為文武也山有榛則茂隰有苓則繁如使隰有榛山有苓而能得其所乎是以望西方之美人而嘆之

萬舞有二一羽舞文舞也一干舞武舞也此文舞也籥以竹為之長三尺有六孔執籥以左將釋籥也秉翟以

右將舞翟也非右舞而左吹

泉水

歸寧者歸以寧其父母如父母已終則何歸之有後序非是詩亦無終遠父母之意當是父母在以他故不得歸寧如兵戎構釁之類故思之切如是録其詩所以嘉其孝思也衛女懷歸之詩載馳竹竿與此凡三皆止乎禮義之作

泲水屬東郡濮陽㣲無所考樂史寰宇記山東兗州有

大爾溝疑即此爾乃所嫁之國適衛之道

北門

君居南面以嘻臣出北門以憂為君國非為身家也窶且貧能守道也贬謫至而政事日益乃曰天實為之不敢怨其君也世亂君闇守死不變其心彌苦其節彌堅

北風

北門留而此篇去亂邦不居也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爾雅夫身既去國尚何虛徐之有故曰既亟只且赤狐黑

烏禍在目前尚可不亟行哉

靜女

此惜君子不遇于時愛而思慕之故借靜女為喻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其遇主于巻所進皆法物也以貞靜之女而擬之曰其妹猶干旄之言彼姝也城隅幽僻非在山林彼其俟我之求之矣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求之未得其道也

靜女其孌矣予而非孌也彼將貽我以彤管之法物而

致之于禮度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懌于女美也
荑生于郊野可緇酒而奉祭自牧歸荑尚洵美而且異
我非以女之美而異之也貴其為美人之貽也
解頤新語曰古有鍼管樂管非是今之筆管古以刀為
筆無管

新臺

予讀新臺之詩而嘆人情之賤女貴男莫如春秋時為
甚也以秦穆之方强也既以懐嬴事晉惠復以備媵于

重耳以晉霸之猶存也明知楚靈之挾仇乃送女以為之妃齊景涕出而女吳吳亦以孟子妻魯昭若不計其配之當否而漫以與人國者且既已與之即不計其國之君奪以為妻而瀆亂其天倫也魯惠公奪子息之妻以為妃而宋武弗之問事見史記楚平王奪子建之妻以為室而秦人莫之何降而公孫敖奪襄仲之妻若固有之夏姬嫁八夫而濫淫鄭人聽之夏姬鄭穆公女此宣公奪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齊人闃若無聞哉雖然新臺之作

以情事論之尚不能以無疑夫衛弱國也非楚平可比齊能殺哀姜之强必不甘受耻于衛且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于中路乎況既欲奪之又何必作臺于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醜考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為伋求取于齊右公子復命于公未將六禮公聞其美乃自求為夫人焉宣姜未必即是齊公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取之新

臺之作所以悅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蓋推本言之也夫盈門有爛將與其子行饋食之禮而要之中路加以揄狄直同兒戲當時君雖賤女恐不至于是

二子乘舟

此序與左傳魯詩俱同者然孔疏已疑其不合矣考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之四年其卒在桓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

而在即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為伋求娶于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搆急子壽能竊兄之旌以代其死年又長大合前後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年分之不合如此左氏其可據乎朔與宣姜所遣殺伋之盜必為親信亦豈有不辨伋壽而誤殺之理且夷姜之未縊也為夫人乎抑不為夫人乎為夫人則名不正不為夫人則伋為庶子何以立為世子況

宣姜未取之先宣公不聞別有夫人是庶母也而儼以為妻予左氏傳聞非實毛公據之與之同失而不知洪容齋諸人雖辨之而弗詳也按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閔之而作詩云云其但云伋為前妻之子則非姦生之子可知故立為太子二子乘舟以壽在不死後乃俱死于齊則情事俱順此

魯詩之可從者

毛奇齡曰史稱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是年州吁殺于濮宣公乃立宣公之生伋當在桓公之時至即位之初長大可娶年分悉合史但稱愛夫人夷姜而生伋不云是莊公之妾則左氏所云烝于夷姜者非也按此即新序魯詩說也但奪取宣姜而生壽亦當在即位之初年方合

詩瀋卷五

詩瀋卷六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鄘

柏舟

序曰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共伯武公兄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當其即位之初年已四十餘矣世家言武公簒共伯而自立固未可信但

薑公死而共伯立既葬而後死則可知何也父死未葬雖已立不稱君禮也共伯長于武公其死時年亦近五十何云早死共姜年必相彷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夜于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現存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薑公已葬何尚以兩髦稱之是皆悮也竊意共伯立為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立共姜無

倚大歸于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

柏之為木其心至堅雖為之舟而泛于河不腐也故共姜借以喻其之死靡他之心與泛彼柏舟取義不同

墻有茨

此序但云剌宣姜與頑淫亂而左氏所記尤為可疑按傳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宣姜據傳是齊

僖之女既以不正始復縱淫于後使其庶子烝之不可而又强之是以犬彘畜宣姜俾貽醜于無窮也且曰使之曰强之若廹之以必從者尤非理之所有事之或然也豐坊曰昭伯不可而齊襄强之竟改適爲夫婦左氏以其人倫失序故謂之烝盖襄公躬行禽獸恵與宣姜頑同奔于齊而襄公使之淫亂以爲樂雖未可知然予謂戴公文公五人斷非昭伯所生何也史稱昭伯早死若烝于宣姜生子女五人則恵公立後十年尚在何云

早死且比子女五人育于宫中惠公何以稱之不特此也戴公廬于漕齊桓為之禦文公遷楚丘桓又為之封桓之霸也申五命以摟諸侯皆以正身齊家為本豈有立昭伯烝生之二子以亂衛之宗祊即衛人亦不服也宋桓許穆儼然人主亦豈肯取曖昧不明之女為夫人哉且戴與文之立也如據史以昭伯為父是以祖母為生母也如以宣公為父則又以生父為親凡名分之不正莫此為甚獨不為齊桓衛文一籌度之乎竊以昭伯

之烝宣姜事或有之但非齊人之所使齊子戴公五人或皆宣之庶子不必盡宣姜之所生即宣姜亦未必即齊僖之女左之失誣可勝惜哉

偕老

此詩當在新臺後墻茨前宣姜正為夫人之時夫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乃同心唱隨絶不知耻詩人醜之首曰君子偕老剌意已明

嚴華谷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容貌之尊盛中間但有

子之不淑一言而刺意盡見碩人唯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中間但有大夫夙退一語倚嗟之詩但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但下一二冷語不露

夫人以承祭為重故首言副笄六珈以法服為尊故繼以象服是宜委委佗佗行步之美如山之重河之平也玼兮玼兮承副笄也加副笄則必著翟衣加瑱揥是以眉之清揚愈顯其皙也天也帝也言其儼居尊位而不自省也

瑳兮瑳兮承象服也服展衣蒙縐絺夏之盛服益表其顔之清揚如是之人而稱之曰邦之媛兮愧耶否耶

桑中

左傳夫子有三軍之行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逃者也蓋以桑中之刺奔指巫臣之竊夏姬非以桑中本為竊妻作也毛公悞會其旨遂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為説非也依序但云刺奔為正

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比于慢矣據史記紂使師延作新

聲武王克商師延投濮水而死衛師涓從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鼙聲（延抱樂器以沉）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曰此得之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濮上之音蓋指紂樂非指此詩之音也

期桑中要上宫送淇上其地則一孟姜孟弋孟庸其人則三蓋淫者一而奔者三一人一事也李厚齋詩所指為宣姜詩孟姜孟弋孟庸或即其娣然弋與庸明是姓豈槩是娣媵乎

鶉奔

此詩趙孟明以為床笫之言不知伯有之賦此何所取義豈以祈大國之正己耶楊龜山曰聖人録此見衛所以為狄滅之因故次于定之前

定

姜氏炳璋曰詩但言宮室而城郭都邑皆在量度中也但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可備知也但言一升一望而朝市民居已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廛有田有宅也但

言夙駕而宵旰之勤可見也但言騋牝而國之富强可
知也落落數大端而中興之規模畢見
周公卜瀍澗于東西左氏言山河之表裏皆以地利爲
本文之建衛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其于形勢審矣衛之
亡也以秦之二世非終焉允臧歟
匪直也人承上起下之詞言公之勤于農桑匪直爲民
人如是也其秉心之充塞用意之淵深無所不到即畜
牧之孳息已有騋牝之三千矣

蝃蝀

蝃蝀地之淫氣傍曰以成彩陰干陽也曰莫之敢指者戾氣在上也序但云止奔古說多指宣姜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于宣姜不相似

相鼠

此序但惡無禮而諸說並刺宣姜韓詩亦然然衛文賢君其治衛之詩自干旄而外不多見詩之次序雖有移亂而蝃蝀與此篇恰在定之後干旄之前則止奔所以

防淫惡無禮所以訓俗猶見中興之雅化當從首序為是

干旄

定為文公立國之本干旄則作人之雅化也在郊在野在城國人于干旄一見再見三見也大夫乘四馬初往求賢故曰四之求賢既得並馬以歸故曰五之六之何以告之何以畀之知其必有以報大夫也左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干旄之忠告至矣哉言上之致敬

盡禮如此賢者無不獻可替否以致其忠愛者但不知其何以告之何以畀之耳美大夫正以美衛文

載馳

一章虛言欲歸二三正言責臣四則明言當控告于大邦發乎情止乎禮義莫夫人若矣意欲大夫之設法以救衛非違禮而徑情也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意許大夫即從夫人之命往齊請救可知

此事左傳年分亦誤按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夫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所有乎蓋詩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耳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言我視爾之所謀皆非良圖若我之所思不在遠而在近若齊與宋必不閟而不納也

古禮有不可行于後世者三祭之立尸以孫象祖至于

祫禘堂上皆諸孫堂下皆父兄相牽而羅拜心何以安一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幼者待年此春秋之事不可以行二也詳江有汜父母既沒雖國破家亡不得歸省兄弟三也秦漢而下三者皆廢豈以違古為非哉

衛

淇奥

柳之詩有與淇奥相發明者不愧屋漏不敢射思即切

磋琢磨也質人民謹侯度即瑟僩赫喧金錫圭璧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善戲謔不為虐也惠朋友繩孫子至于萬民靡不承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也

聖賢之學治外即以治內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切磋琢磨于威儀言詞見之可謂善言磨聖

切磋琢磨大學分道學自修是為已事後序言武公聽諫以禮自防其意亦同要之不外主敬而已詩中語語有敬字在

綠竹古分為二綠為王芻竹為萹竹王芻莎也萹竹萹蓄也朱子改為綠色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揵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故多竹哉

考槃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廉其惟隱者故錄考槃與孔叢子合後序刺莊公不能繼武公使賢者窮處疑有本

因澗阿以考室架木作屋謂之槃其中既寬且邁可以寤歌何樂如之永矢弗告猶云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

碩人

以碩人美莊姜而曰其頎曰敖敖叙世系以及婣親美容色而極形容因而喜盈門之有爛道大國之多儀皆俗情之艷羡非好德之所尚也乃詩人一一侈陳之者明莊姜之賢不必言即以容貌禮儀姻族觀之亦人情

所共悅而何以不見答于公也

巧笑者笑之倩不輕笑也竹竿云巧笑之瑳是也公唯謔浪笑傲則不樂巧笑矣可互証以見

嚴氏解大夫夙退二句曰莊姜以禮求嫁不應不見答于公豈吾君疲于政事未暇與夫人相接耶如是則大夫在朝者且宜夙退無使君勞也其體會細矣愚謂此來嫁入朝之禮也夫人至君冕而親迎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至于入而行共牢之禮則大夫當夙退矣無使

君勞行禮之勞也詩皆叙其來嫁之事似不必言其後之不見答也

氓

詩人述棄婦之言以明茍合之無終其爲戒深矣曰淇曰頓丘曰復關明著其地曰貿絲曰秋期明著其時葢詩人述棄婦之言以為當時奔女戒也昔人謂谷風節節是哀氓詩節節是供㒒也

此婦之奔方三歲而顔之衰旋比于桑之落者作勞故

耶亦所遷之賄已盡食貧在室以致如是耳彼男子之來即我謀非貪色盛亦利財多財色去而愛絶可不戒歟及爾偕老以下追述始奔之語期偕老之如一謂爾毋使我老而興怨也當無岸無泮長如總角之晏言笑宴宴乃為有始有終耳其情雖苦而事彌醜

竹竿

序言思歸即歸寧也後序以為適異國而不見答非也夫適人而夫不見答可以思歸故國乎首以少時閒情

說起明其在家之樂接言豈不爾思言歸寧不得思亦徒然也明人季本以此二句似溪詩而改之大謬

芄蘭

佩觽佩韘者雖童子也能不以彼為知于我甲于我乎彼其垂帶而悸顏厚有忸怩矣其詞雖曲而有直體若非刺君之詞則指童昏而居上位者言之

河廣

易同人注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謂其嬪妾多雖無子

不出唯犯大故仍用常法耳宋桓夫人之出未知何故說苑載宋襄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則終不可往矣盖不敢言其母而言舅則夫人似非為淫逆而去故輿以感桓公而反之也夫人河廣之詩當作于此時嚴氏謂襄公之世衛文已遷河南不須渡河其證甚明

詩雖以望宋為言然于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肯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

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

伯兮

執殳前驅義當從戎無怨懟也膏沐不施偶居無匹誨治容也其雨也而曰杲杲望雨者無不首之疾我之望伯猶是矣萲之為言諼也忘也樹諼堂背或可忘憂皆思婦之言而序曰刺時者刺兵戎之不息也

古說謂為王前驅即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繻葛一戰夫衛宣從王伐鄭于義甚正詩人何故興刺春秋之

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以証之

有狐

舊説以狐之媚比女之無因而憂人之裳衣其義甚淺且寡婦鰥夫于詩無徵此蓋憂亂之作故序曰刺時耳淇梁孔道之上狐不夜出而晝見綏綏然不復避人妖徵也無裳無帶無服民之衣不蔽體則食不充口可知窮困如此亂將至矣皆觸目傷心之語

木瓜

齊桓之封衛衛未有以報也而曰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玖且車馬器物之遺非輕何以木瓜木李為喻乎詩若曰人生贈遺之故苟其情甚厚于我雖投我以木瓜之微必報之以瓊玖之重匪以為報也蓋欲永以為好也齊之厚我豈木瓜也哉衛之感齊桓也深故其詞如此而所以美桓公者自見

王

王風次序說

王風何以次于邶鄘衛之後也元城劉氏曰王風在邶鄘衛後者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内為三國即邶鄘衛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鄘詩十篇共二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列于王之先而仍列為三國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

黍離

岐豐為西戎所有六七年始入于秦周之宗廟宫室戎之所毁非秦之所毁也大夫行役覩禾黍之離離傷故都之淪喪而民皆封殖耕農因作是詩非但悲宗廟宫室之鞠為禾黍也故首序但曰閔宗周

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斯時其曷至哉雞棲于塒日其夕矣牛羊皆已下括則今日又不至矣如之何令我弗思

蓋日日朔望之詞詩次黍離故序刺平王

君子陽陽

此與簡兮相似彼萬舞而誇錫爵此執翿而樂只且皆舞師也古者樂正之職習舞釋菜興器用奬國之俊秀肄焉干戈羽籥春夏以時非賤職也籥師旄人掌教舞仕與國子身閑而業尊聊逍遥以肆志故賢者時出其中秦漢以下俳優侏儒盡入太常房中之樂但以窮聲色娛耳目而興賢育才之地一化為酣歌妙舞之場賢

者豈肯出此哉

房者樂師肄業所居之房也古注以為房中之樂箋疏以天子路寢小寢之房釋之夫路寢法地也樂師可陽陽然執簧以招友為樂乎

揚之水

戍甫戍申戍許不一戍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戍因申而連及之也甫與申同在南陽宛縣許在開封鄭州之間與申接壤戍之皆以為申耳孔氏謂甫許俱姜姓

故借言之其實不戍非也顧亭林曰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于平王之志當時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知其與聞乎弑為可誅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故録文侯之命于書録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

中谷

此幽王詩也三章皆曰有女仳離是民人棄其室家亂離莫保情非得已何以重責其夫曰遇人之不淑乎蓋

責其夫愈以憫其女也言外亦若為申后憐者蓷名蓷
蔄即益母宜生濕地暵其乾先燥其乾地之蓷也繼則
得地而脩長者亦悴矣終并下濕之地無一不暵其殆
為宜白之在申喻乎

有兎

後序以此為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
三年唯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詩曰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為平王詩

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為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乎乃靦顔仇戎申戎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免狡而避畢罦雉則罹之葢以自喻也

葛藟

三章皆以終遠兄弟責平王不親兄弟之國而終依母家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愚莫甚也亦莫我顧亦莫我有謂寧使彼之弗我顧弗我有而呼之親之之情彌摯焉

孰知其終不可恃也哉

終遠兄弟之下接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遠兄弟則以他人為兄弟以他人為兄弟則以他人之父母為父母矣甚之之詞也故三章明言之曰謂他人昆

采葛

葛蔓草也易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蓋苦其纏束以致危動也蕭艾混于香草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彼者彼其君之辭一日不見如三

月令謂君之于讒人親密之至一日不可以離則去君日久者能弗惴惴如集木哉黄氏日抄載朱子詩傳新說仍改為聽讒惜不見其原本

大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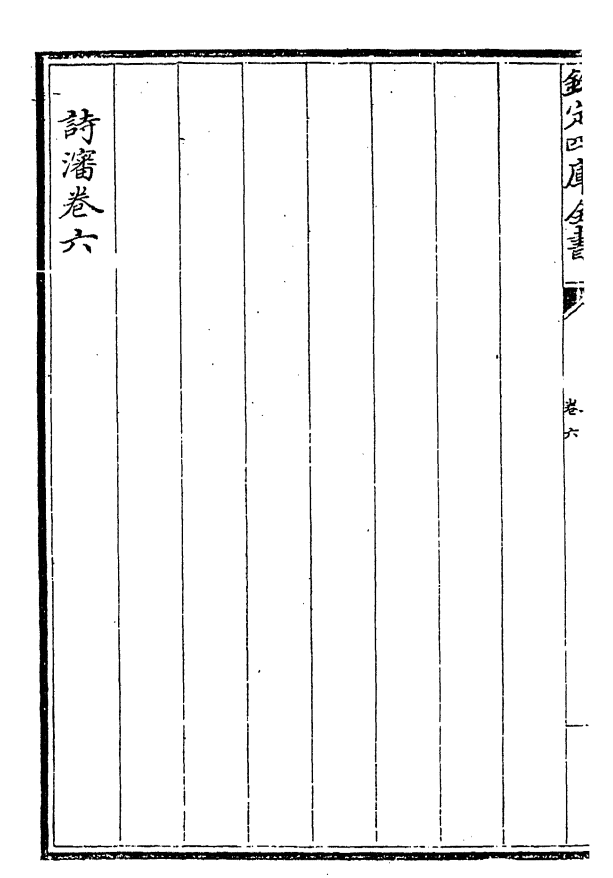
穀異室死同穴守禮之言下二句信誓之詞當是周大夫聽讒失斷而男女怨恨自誓也序刺周大夫後序以為不能聽男女之訟按之詩文甚明

畏子不奔者女之言也言我若奔爾則爾仍羅大夫之

法是以畏而不敢也然豈遂忘夫婦之恩而有二心乎故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中有麻丘

周人惜賢者之去而思之也言陟彼丘中以望田則有麻有麥果則有李皆子嗟子國之所封殖也遺愛猶新彼其猶肯施施而來食我而貽我以佩玖乎毛氏以子嗟子國為留氏父子之名必有所本或曰設為彼國之留賢亦通若指為淫詞則失之遠矣



詩瀋卷六

詩瀋卷七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鄭

緇衣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明楛上之好賢而言非民之愛武公之詞也緇衣楛賢之仕于周為大夫者武公之薦于朝者

也稱其宜欲其乆于位衣之敝予則為改製而新之適子之舘見子之勤于職而薄于奉也還則使廪人繼之粟而授之餐司徒之官以賢制爵使民慎德武公之輔周如此信能繼桓公之業哉孔叢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焉與記正同

桓以隂謀取國後死于犬戎之難名犬戎者申也武公乃忘父仇而結昏姻至其子莊公首抗王師射王中肩如是而稱為世德良可寒心然好賢之誠自不可没

緇衣黑色布衣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蓋諸侯卿大夫視朝之通服非常朝之服

將仲子

仲子指祭仲也仲之諫莊公也實啓公以圖叚之思所以懸其踰里踰牆鬪人骨月也懸仲則刺莊矣折杞折檀手足相戕之喻父母指姜氏下三句乃莊公飾詞對仲之言此作于莊公之世故隱而不直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國人之愛叚莊之縱之也莊之縱叚正以圖叚也深心以殘骨肉釀亂以逞雄才惡莫甚焉故不刺叚而刺莊左傳叚得衆國人愛之意叚亦有可愛之事歟不然何以巷無居人也莊公至此蓋若為弗知也者而甲兵則已備矣

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古注謂獻于莊公之所是也從公而田田之大也故别之曰大叔于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述公飾為愛弟之言

清人

春秋經曰狄入衛鄭棄其師其詞蓋專責鄭文之惡高克而并棄其師無人君之道故詩亦無惡高克之意夫狄之入衛患未逼鄭何容先發兵以禦之河文公既惡高克何不逐之乃逆料其不能將師使之棄師而自奔馭臣之道既失而棄師之心尤不可問詩即史也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鄭次國也不應有三軍而詩曰中軍作好者繻葛之戰明有左距右距僭之久矣左

旋右抽謂左軍方自河上以旋右軍復抽師以出河而高克但在中軍作好形其不堪將師之狀

羔裘

羔裘之美大夫詩文甚明序曰刺時者意以刺君之不能用以當國耳曰彼其之子是及其在位而稱美之詞非如後序所云思古以風

遵大路

為君留賢而曰無我惡者是同僚之詞也去國以禮故

行大路㥲操也魏了翁曰魏晉間避曹操諱多改操為㥲操其袪而留之曰毋我厭惡而不省也君臣之義去就之大禮當係戀我之留子為人君不當速去故君也寁者速也

鷄鳴

明星啓明星也士將早弋而女聽鷄鳴以相告未及昧旦也而士則疑為昧旦矣然明星尚有爛也以是翺翔而往弋鳧雁未散所獲必多矣唐李華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哉在禮經

弋之多和之宜足以佐飲願偕老之如斯萊妻鴻婦之敬也鼓瑟鼓琴雖樂非躭故曰莫不靜好

知子者士之知己也或同其方而來或傾其心而順或合其志而好以贈以問以報我毋惜此雜佩子毋失此良友有進德之思焉詩人述賢夫婦之相警以戒當時不悅德而好色之多序說是也

有女同車

此固非竊妻之詩但序云刺忽義亦難通蓋忽之辭昏

雖失大國之援而義則甚正考鄭忽先在王所陳侯請以女妻之鄭伯許焉而後成昏忽從父命而可以為非乎陳媯不以色聞又何以舜華為比且詩云孟姜如序所言正是魯之文姜也詎文姜也而德音之不瑕乎淫弟殺夫天下後世之所深惡忽之辭昏幸而免為魯桓若詩人反以刺忽此聖人之必刪無疑者也或曰鄭昭之取陳媯也在隱之八年是時未聞齊欲以文姜妻之及桓之六年昭公率鄭師以敗北戎始有請昏之事昭

公辭而祭仲勸之昭公不從爾時文姜歸桓業已三年似忽之辭昏者别有一孟姜而非文姜也抑知昭之娶陳嬀時已十年矣尚何以請昏為哉總之左氏記載前後舛訛毛公但據祭仲勸忽一節以之解詩斷不可訓也此刺當時親迎者不恱德而好色之詞孟姜不必定有其人親迎未知何指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此取其德音之不瑕詩意甚明

唐李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

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載在禮經汝其記之今禮經無
此文然必有所本要之此非淫詩益明

扶蘇

此合下三篇固非淫奔之詞但序云刺忽亦復可疑箋
疏以狂且狂童皆指昭公夫昭之即位年非童幼遭家
多難不狂不狡詩何以云然乎朱子初說疑指厲公然
厲與昭年正相近亦不當目以狂童或指祭仲則仲實
老姦非童也嚴氏遂指昭之執政似為近之然昭公執

政自祭仲傳䋲外不聞别有何人且立未一年即出奔于衛四年始得反國又二年即已遇弒豈其别有親近寵昵以致悞國喪身歟皆無可考此詩為刺巳之詞甚明但未知的在何時

范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為美孰非美宜若易辨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充子都之美反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二章皆賦而比也子都莊公時人子充不知所考大約亦美士耳

以子都子充比狂且可知是少年不更事之人

蘀兮

風吹槁葉君危于上予倡汝和臣比于下如燕雀之處堂而不知厦屋之將傾詩人故代為之懼且危焉其詞似近于刺怨而怨之時事亦無所證

狡童

此與扶蘇如出一詞蓋疾其君所用之人心皆叵測君實被其煬蔽而不勝憂憤也彼狡獪之童始與我言且

食今則否矣我豈不能去此而他適哉維子之故徘徊繫念使我不得食與息兮子者指其君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以鄭事考之若在晉楚爭鄭之時似爲近之當時鄭連歲被兵民不堪命子駟當國謀之不臧故思大國之正已也涉溱涉洧意在從晉不我思而就他人方從晉而又從楚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鄭之不安其國者凡四五年皆子駟之本謀故斥之曰狂

童之狂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太叔賦此詩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鄭若從晉必無不急鄭之理似非他處斷章可比

丰

男親迎而女不從春秋多有此事坊記曰親迎之禮舅姑承子以授壻此舅姑是女之父母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詩蓋述女之不就親迎而中悔之者男行而女不從昏姻之道缺是亂常也故序曰刺亂

親迎之人容則既丰且昌服則錦衣而褧裳其禮之恭則俟乎巷俟乎堂尚何不足之有而父母乃不予送不予將能無悔乎不曰悔不送予而曰悔予不送者婉其詞也女嫁而送之門者父母之事乃又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者言此時叔伯在旁何不勸而使駕乎悔之至也聖人録此以警當時之頽俗猶坊記之意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外移居者新除地以為墠而樹之嘉栗始則茹

慮之在阪今已室家之有踐雖其室邇在東門而其人已不可長見矣我豈肯忘情于爾乎但恐子之棄我而不我即也有踐家室言其治家之有條理詩無褻詞明是賢人去位高隐而詩人企慕之如此與下篇風雨相似

風雨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晦冥之時忽覩君子之光幸何如之雞戒旦而天將曙𥳑君子出而仕人之國世必將治

矣盖望其出而勸之也或曰雞鳴在風雨之候昏旦庶乎可分君子治濁亂之政時事庶乎清明既見而云胡不夷未得見也其思深其詞曲二說皆長

子衿

青青學士之衿昔之被此禮服以遊于庠者今則悠悠我思矣絃誦久輟學舍空存我縱以失教而不往子寧不可重加振作繼嗣昔日之好音乎我者代為學子之言子以指其上也

挑兮達兮非復青衿之舊矣登城闕以遨遊念人才之可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以被兵之故然明欲廢學校徼子産則庠序鞠為茂草然究不得延師儒而勤教育也詩人是以傷之

揚之水

水無物不流而揚之使流雖束楚之輕亦暫流而旋止喻懦弱之主不可扶之使强也不信兄弟而信廷言危乎殆哉序以為刺忽之詩似或可從

出其東門

東門之女非不如雲如荼皆匪我思存也縞衣綦巾守貧聊以自樂人之慕治容以喪節操者曷弗省焉詩意甚明序以為五公子爭兵民人思保其室家則以禁戒人之秉亂以奪人室家者于義亦通但語意和緩似不類閔亂之詞

此所云荼茅秀也與以薅荼蓼之為秀草誰謂荼苦之為苦菜不同

蔓草

蘇頴濱曰鄭人困于亂政感蔓草尚得零露以生而自傷其不及也思得君子以被膏澤庶幾邂逅遇之以適我願故子太叔賦此詩而趙文子美之以為吾子之惠意取于此夫子與程子傾盖相歡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明非述淫詩也

溱洧

冰渙蕳榮正桃花水下之時而溱洧之遊治士女之謔

浪如此風俗之敝莫斯為甚然所謂同遊之士女亦當是平日素相狎習之人非水濵雜沓無端目成而采蘭贈芍各隨所愛以奔之也詩人直叙之而義自明夫子次第之以為鄭風殿旨深哉

詩瀋卷七

詩瀋卷八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齊

雞鳴

蒼蠅之聲何以誤聽為雞鳴如曰夢寐則非賢妃戒旦語矣蓋雞本未鳴而促之曰雞既鳴兮且非但雞則既鳴蒼蠅已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哉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促之愈迫也三章蟲飛薨薨正是蒼蠅之聲皆設為之詞以形容賢妃戒旦之殷齊之賢妃無指故序曰思古也

季子稱齊風決決表海今存者十一篇而齊襄文姜之事過半意其遺佚多矣

還

齊人好田獵而不務本業急功尚詐皆上之所化序曰

剌荒後序指哀公或亦有據予以子之還且茂遭獵者于道揖而稱之曰獧曰好相習成風雖士人亦不為非矣非特獵者之互誇也

著

親迎之廢于春秋久矣隠二年經書紀履繻來迎女君不親至而遣大夫譏之也當時視古禮為可廢故曾哀疑冕而親迎為已重乃齊人猶行俟著俟庭俟堂之禮其充耳猶依古飾獨廢親迎而不講詩人見而惜之曰

此貴家之昏也何以祇有道婦入門之禮而不見其親迎乎其意甚感夫子亟錄之以警頹風也

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先歸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者俟于門外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升自西階時也壻道婦以入每節皆俟之集傳節錄呂氏原說太簡故詳錄之

充耳塞耳即瑱也懸之當耳故曰塞耳以素以青以黃謂以三色之絲為紞以之懸瑱紞者縧也繫瑱于衡衡附于笄衡所以維持冠也笄者簪也所以固冠卿大夫親迎與助祭之服同其服冕士弁冕弁皆有笄有衡有紞垂于耳之兩旁故曰充耳瓊華瓊英瓊瑩皆石次玉者唯諸侯得用真玉尚者尊尚也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刺衰之詩今味詩意似指小人在位朋比構結

詭譎行私之狀履我猶言躡我左傳履士會之足于朝是也日方升東妹子入我室而履我約之相就月之升東在我之闥履我而速之行朝期暮約行徑如繪若作淫奔鮮則太褻

東方未明

荀子曰君命召顛倒衣裳而往禮也釋詩祇此三句何以刺為曰非常朝之日也雖非常朝東方未明而召臣亦其常也何以刺為曰非軍國之急務朝令暮改使人臣奔走

之不遑也末章言折柳以為樊圃雖狂夫尚瞿瞿然不敢以踰況人主在上而急以召我而不能辰夜不夙則暮怨之深矣

南山

此桓公與文姜入齊之始齊人知其淫亂而惡之也諸家疑文姜未嫁早通于襄故來齊以續淫按桓以三年迎姜齊僖親送于讙愛之也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至十八年始與公如齊似其嫁時襄尚少也毋論其從前有

無通淫而至此則已章明内外矣據史記是私通在前及同桓公來齊復通

或曰諸侯之女歳一歸寧齊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計其歸寧十餘次矣其與襄通當在歸寧之日然春秋于夫人之歸寧皆謹書之而文姜則無考春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三年魯會紀侯鄭伯與宋齊衛戰意者齊僖與魯絶好故不歸寧歟然則雄狐之綏始于濼未可知也

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緌尊飾而上有成雙之

美貴賤各有匹偶如此魯道有蕩齊子既與桓公為匹偶而庸止于魯矣既曰庸止曷又從公而來齊子萬曆曹粹中取周禮屨人命夫命婦之說其義亦長

甫田

此詩朱子以總角丱兮而弁不似襄公故不從序而泛指時人然襄無禮義而求諸侯明見春秋傳中故詩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當是刺襄公初即位之事田甫田而莠驕驕無思遠人而心忉忉言憂不在諸侯而在

蕭牆之内也婉而孌丱而弁君其猶有童心矣童而妄求其不至于殆也幾希

盧令

以盧與人對舉以美且鬈美且偲與重環重鋂對舉賤之也人者從禽之人荒于禽者不仁而曰美且仁刺上下之交荒也

敝笱

敝笱雖刺文姜惡魯桓而取義莫大焉當時王綱廢弛

天下無霸法之敝甚矣襄與姜姊弟宣淫殺其夫而往來無忌網漏吞舟之魚莫之誰何此敝笱之所以興嘆也讀詩者當知此意

載驅

莊之二年姜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于防又會于穀凡五會焉發夕而成宣弟翺翔而遨遊教詩人直叙之以垂惡于萬世可畏矣哉

猗嗟

此以嘆美為諷刺也縱其母以宣淫而反以譽之美之益無地可容矣射則臧兮儀既成兮曰則曰既愛之惜之不啻嘲且笑之結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責其當復仇雪恥張弓挾矢以報乃父于九泉也然而莊且勝姻于齊矣

魏

葛屨

履霜者早行之苦而糾糾葛屨亦著之以履霜縫裳者婦人之職而纎纎女手亦率之而縫裳可謂勤矣且其所縫之裳非常服也先其裳腰後其棘領是好人之服也以未嫁之女而縫此裳風之勤儉益可見矣

是好人者服是要襋之服往嫁而入親迎之門宛然而行左辟之禮其所佩之飾則以象為揥提提然其安泰是貴家之昏禮也乃其所服之裳又不過要領之粗具而已盖其家非不可以備禮而故為是不備是褊心也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民間有是風俗而不能致之于禮教在上者焉得辭其咎哉

好人者少好之人左辟者婦入門而揖女不敢當尊而辟之也象揥尊者之飾女者未成婦之稱　婦人三月而廟見是無舅姑者也若舅姑見在則質明即當贄見矣然必三月助祭始克成婦孔疏甚明而朱子誤以凡婦皆必三月廟見乃見舅姑不可不知

汾沮洳

此非但刺儉也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躬自采桑采莫
貿亦可知君不惜同姓爲之重其禄以至于微弱是以
爲刺
或曰汾水沮洳尚有莫有桑可采喻賢才何地無之彼
其之子美如玉美如英而棄之草茅亦異乎公路公行
以儉嗇而居高位者矣此義亦長
園有桃
桃與棗皆落實于秋（棘即棗也）詩人憂其國將爲他人所取

故托以起興魏小而逼于晉知其必為晉并也實之敎實之食言隕落即在目前不知戒者謂我士也驕曰子之所言其指彼人耶何乃至于是乎舉國夢夢若燕雀之處堂心之憂矣如之何勿之思

陟岵

陟岵之垂戒有三焉知父母之愛我如此則昊天罔極之恩當時切于心一也二親遺體登陟不可不慎二也知人之愛其子思其親如是則驅之死亡鋒鏑而不顧

者必拂人心而干天和三也嗟予子行役其說亦有三陟岵而懸揣父母之念我知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一也憶臨行之叮囑涕泣宛在目前二也猶來無止言無止息于王事不以私害公三也

十畒

此述賢者之招隐以刺時也五畒之宅樹之以桑十畝者兩之也行與子還兮兩人也蓋辟地者招其友同往居之

伐檀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文選注引張揖之言曰伐檀刺賢者之不遇明王也皆與序合

伐檀而寘河干以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且漣漪為輪為輻將安所施為問厚禄之人不稼不穡而胡取禾三百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食人之食者憂其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亦顧名而思義哉自首二句以下皆詰責之詞以見賢者之不然

碩鼠

碩鼠指當時為君聚斂之臣非以指君三歲貫女惡其重斂欲去而適他國也凡賊民者謂之蟊苛民謂之虎苛而貪謂之狼貪而狡謂之鼠

唐

蟋蟀

季札之美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即蟋蟀一詩可以見之歲晚務閒不圖休息瞿瞿蹶蹶動日

驚心豈非思之深而憂之遠歟故孔叢以為見儉德之大也序刺晉僖說者從而為之詞謂僖公局促鄙陋詩人欲提策其精神開廣其志意為挽回國是之計考僖公即釐侯世家無事實詩譜言其儉不中禮甚嗇愛物亦與詩不類

蟋蟀居休力田奉公之勤也令我不樂飲蜡伏臘之歡也無已太康制節謹度之美也蓋耕田鑿井之風猶有存焉者故稱之曰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言外一無刺意

當以集傳爲正

山樞

詩以鐘鼓衣裳爲諷明指人君苟安怠慢而言非與前篇對舉作曠達之言也究其死矣他人是愉偸當無禮已在言外盖借其儕類以刺其君耳衣裳車馬之弗用則車服悉爲虛設鐘鼓琴瑟之無聞則宮懸俱屬空陳禮崩樂壞斤斤焉吝嗇守財何以立國此非刺晉昭微弱之詩當是上篇刺僖公之序經師失其傳而悞移之

者

揚之水

此序與史記合而朱子從之者嚴華谷則云此晉昭之臣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微詞以泄其謀欲公之早為備也其說尤長夫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竭三世七十年之力僅遂其心皆文侯乃心王室其遺臣不肯易心之故也昭公何以不省哉

石在水中隱而不見揚之水則鑿鑿其在目矣以興曲

沃之君臣陰謀暴露也素衣而縁以朱人君之服彼皆願桓叔之衣是衣而相從于沃此潘父諸人之私語也既見君子云胡不樂述此輩祈望之切事不旋踵而見矣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桓叔之命也

椒聊

沃盛則晉危故詩人憂之如此是時晉尚不甚微弱圖沃正及其時矣碩大無朋狀貌之畀篤者計謀之深條喻其子孫之多條益遠則實益繁尤可慮也

綢繆

序云刺亂未知何指若依詩之次為說此篇在揚水後杕杜前似屬昭公之詩但杕杜刺昭公不親兄弟而為之危究未遭桓叔之弑其在位七年亦無兵亂何云刺亂乎此詩當是桓叔與莊伯歷年搆兵簒弑之事詩次之紊豈可一二數哉

三星有二一心也一參也古之户南向參在户是孟春心在户是孟夏毛傳主參鄭主心當從毛

束薪所以為燎束芻所以秣馬楚薪之翹也婚姻之所用綢繆纏束為時無幾俄而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為之幸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意子者男女之通稱嚴氏首章指女子二章並指男女三章指男子

杕杜

樹無葉則萎人無助則顛杕杜之葉湑湑如此可以人而不如杕杜乎獨行之踽踽豈無他人之可助但不如

同父之切也嗟彼路人胡不與爾相比洽焉人無兄弟胡不思其無佽焉言同姓者兄弟之變文也

春秋如宋衛楚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三家雖不道亦未簒國齊用田氏晉用六卿而皆亡不親兄弟之証也或曰此刺獻公也獻殺羣公子殺富子殺游氏二子以士蔿為密勿之臣是不親兄弟而親他人也亦合晉事

羔裘

羔裘以豹為袪為褎乃大夫之常飾望而知其可畏焉

若曰彼之執法以治我民人者自我人之居居究究懷惡不相親附故耳人懷二心已久豈無他人可歸但以子之法密而不敢耳序云刺時未知何指後序指昭公無可證

鴇羽

詩曰王事即晉事也晉自昭侯以後與曲沃兵爭不息無暇勞于王事而王則為晉勞兵者二桓王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一也十六年曲沃誘小子

侯殺之王又以兵救晉二也豈周師在晉因妨農失養而作此歟夫晉之立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皆稱王命則其與曲沃相拒亦稱王事可知周人在晉而作詩與晉人勞兵而作詩一也

鴇如鴈而大無後趾連蹄性不止樹止則樹爲之枯今乃集于苞栩者其飛肅肅疾甚而不得不止也苞栩乃叢生之木鴇之不擇而棲不得其所也凡詩言鴇羽其旨皆同

豈曰無衣

侯伯七命天子之卿六命武公使大夫請命于周也假衰微之命服以飾篡奪之惡名他日韓趙魏之分晉與田氏篡齊皆襲其故智此春秋一大關係也

武公之請命名為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詞即不啻大書其篡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綦嚴國史何以昧此大義序之失傳莫多于唐風朱子辯此審矣

杕杜

武之篡立小人附而君子或不肯仕焉當其新立之時度必收召人心求賢以自輔故為之詞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君子其遂肯輕以適我乎

葛生

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于獻公者序以為刺獻是也古注及程子朱子皆不作悼夫之巳而嚴華谷獨主以為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異于寡婦之噍殺其

曰予美亾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人所謂其存其亾家莫聞知者殆彷彿似之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無可附也苟予美而亡此誰能獨處而長此畢世乎予美猶言予之美士指其夫也

苟予美而亡此也葛之蒙楚者將蒙于棘蘞之蔓于野者將蔓于兆域矣枕之粲衾之爛始嫁之陳設宛其在目安能守此長夜而獨旦乎

莫長于夏之日莫永于冬之夜而倏已逝矣人無百歲

身終必歸其居不如早死以相從婦之志良可悲矣

采苓

序曰獻公信讒是明為申生作也苓隰草也采苓而在首陽之巔欺誑如是其可信乎人者指驪姬而外之明告公之無信其欺也舍旃舍旃兾其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也人之為言胡得焉言驪姬處深宫之内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何由得至其耳以告于君蓋優施教姬之語隱然亦在言下矣詩與國語正可互證何諸家未

有及此者也

詩瀋卷八